

## ■产业扫描

## 2007年,他们做什么?

□姜长城

2001年是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蓄势待发的时期,该年的9月份萧富元带着他的索卡艺术空间落户北京,也开始了中国台湾画廊业进驻大陆的第一步。2005年是中国艺术市场开始高歌猛进的时期,北京的画廊业也是波涛汹涌、来势凶猛,此时中国台湾帝门艺术中心的进驻798艺术区也成为台系画廊进驻内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2006年艺术市场的波澜起伏的变迁之后,经历过中国台湾艺术市场历练的他们,2007年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索卡画廊在1月13日推出的是一个他们新签约的南京艺术家包忠的个展,命名为“杂暗处”,据画廊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艺术家是萧富元观察了很长时间才签下来的年轻艺术家。对这个艺术家,萧富元的看法是他比较关注人的内心情感,艺术表达比较委婉。索卡是以经典艺术品收藏起家的,拥有很好的这个



帝门艺术中心外景

门类的藏家人脉,而索卡当代空间的成立则是准备在当代艺术领域有所作为。恰逢当代艺术处在当下艺术市场的风口浪尖上,而原来的经典艺术品市场将随着时间和人为原因的推移越来越小,使画廊和藏家

都面临一个藏品更新换代的问题。索卡2007年初的首个动作是不是表示其在当代艺术的年轻人市场有所企图呢?展览现场有很多藏家和传媒人到场,看来索卡的这个动作还是很有人气支撑的。

帝门艺术中心在2006年底推出了一个名为“逆时空间”的展览,艺术家林俊廷运用高科技创作的多媒体艺术将传统的水墨图式的柔性、意蕴与高科技互动体验巧妙结合,传达出的是一种微妙的人文思考和体验转换,所有到达现场的艺术界朋友们都在那里乐此不疲的参与和体验这种过程以及过程所渗透的氛围。新媒体艺术在中国大陆来说尚是一个新的课题,未来的市场开拓和体系化推广尚需多方合力,但作为一个辞旧迎新的跨年度动作,至少表明帝门在新媒体艺术方面是有推广和开拓意向的。画廊的负责人陈绶慧曾经说过她要做与未来发生关系的画廊,而新媒体艺术是一种融合现代高度理性的新型科技和精神性的、个体化的艺术创作的一种尝试,是与时代和未来衔接的课题,帝门的这个展览也许是在透露对新媒体艺术的推广将是这个艺术机构在北京的品牌构成之一。

## ■艺界星踪

## 滤后的静物

——封岩摄影作品展



□绿林

封岩摄影作品近日在北京四合苑画廊展出。艺术家毕业于电影学院摄影系,之后旅居纽约。

封岩的摄影作品内容都是静物,本次展出了《军事博物馆》、《四面旗》、《车门》等作品。艺术家以极简风格的构图和细致的光线应用,表现我们周围常见的事物,作品中只有安静不变的景物,不见人影,而这些静物往往能令人联想到静物本身曾经关联的人和意义。通过精练的画面形式,这些作品让我们注意到那些经常被我们视而不见的政治或历史意义。让观众与艺术家一同去思考那些事物及细节的意义,他的摄影作品使我们扩大了对那些看似“不重要”事物的表达和关注。

创作者对周围事物的安静观察反映在展览的每一张作品里。在拍什么和如何去拍的问题上,封岩就像一个老猎手一样清晰准确,他的视觉世界存在于另外的秩序之中,秩序在脱离了目的之后有些恍惚和不确定,宁静和谐,与过去与将来融为一体。这个表述更像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确凿而无心。

## ■收藏指南

## 巨额基金购买艺术品的两种后果

□左岸

当下的中国艺术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市场已经具备了一些资历和亮点可以吸引大类型的投资基金进入,比如整个市场的大盘资金容纳量,比如已经形成规模的运作平台和传媒系统,比如群众性的投资收藏热潮,比如说市场多层次、具备一定的艺术品的流通,比如合适的价位梯度层次,比如大量散户资本的投入、跟进,这等等的一切在号称暴利加文化的双重符号光环下使大规模的资本运作逐利成为可能,也产生了现实的驱动力。从目前的统计和道听途说的信息来看,私募基金和风险基金均有两位数的参与团队。那么对于艺术市场这个向来“藏家样”主导的板块来说,大的基金的购买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呢?至少是有两个:

1、会形成示范性行为,引导大量的散户加入购买行为,造成相应市场板块急剧上升。大的基金买入行为,因为背后有强大的资金背景所以会给人以投资为目的的散户投资者以刺激,他们基于一个更大资本运作和这个资本运作团队所具有的资源库的信心而转化为购买相应艺术品的信心,但是往往这部分人并没有市场承受力,一旦恶性基金运作,最后被套牢的就是他们。

2、会导致一定时期市场价值评判和价格评估系统的紊乱:话语权旁落,从原来的藏家体系主导有可能成为以投资为主导的基金话语权控制,而实际上基金不具有这个说专业话语的能力,最后的自说自话导致的只能是整个市场的强制性、破坏性的调整,受伤的是市场和市场的参与各方。

## ■艺术图说

## 突破时代的新新力量

□张秀娟

艺术家的时代风格,往往按照十年为一代,以切蛋糕的方式硬性划分成若干份。可是仔细想来,历



周金华《点点之十三》



彭建忠《合唱》

史是一条扯不断的缎带,我们想尽办法把它科学化、段落化,却总没有真正科学的方法。有一种说法,认为时代从每十年的中间算起,更为合理。比如,1955至1965年为一代,就可以将岳敏君、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等当代艺术的大牌人物包容进来。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千难万阻,也许,现实社会就是因为它的错综复杂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实质上,有些艺术家并不能划分进哪一个特定的时代。即便他的生辰是固定不变的,一位艺术家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艺术面貌。而某个特定的艺术风格,也有与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情况。以200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周金华为例,他的作品多是以高空俯瞰的视角为切入点的。世界,在他的眼里仿佛成了地球表面的卫星图片。如2006年在瀚海拍出的《点点之十三》,触目所及的是形状各异、颜色各异的大点小点。凝神细观,才发现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充实其中。然而,鲜活的社会环境,却让人感觉不到生存的气息,似乎掌控世界的不是人,而是高出社会现实之外的所谓“神”。

彭建忠,1974年生于河南,2004年起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有一种提法,说当代艺术是属于个人的,感性化甚至神经质的。不管这句话的对与错,至少这算是对艺术家个人领域的认同。在成长过程中,艺术家的私人经验——喜怒哀乐,孤独与无助,胆怯与迷茫,都一一摆在观众面前。但这并不代表一个人的自哀自怜,敏感与脆弱仿佛作为社会普遍问题被提上日程,而不仅仅是自我关注的细枝末节。作于2005年的《合唱》,稚拙朴厚的用笔用色,恰如其分地将合唱者的忧伤和病态的骄傲,直接而又坦率地表达出来。



周金华《人在黄昏》(3联画)



周金华《双休日》



彭建忠《烟花》

彭建忠《围墙》